



找到爱你现在，而非过去的人

领域	更好地生活
# 字数	3432
中英文对照	找到爱现在的你，而非过去的人

参考推荐：

“如果你写作是为了取悦他人，那么你就是在出卖自己。”

上一部分讲了如何以一种自动化的方式（写作），让有趣的人和有趣的内容主动找到我们。

这一部分则探讨了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如何塑造创作者的作品和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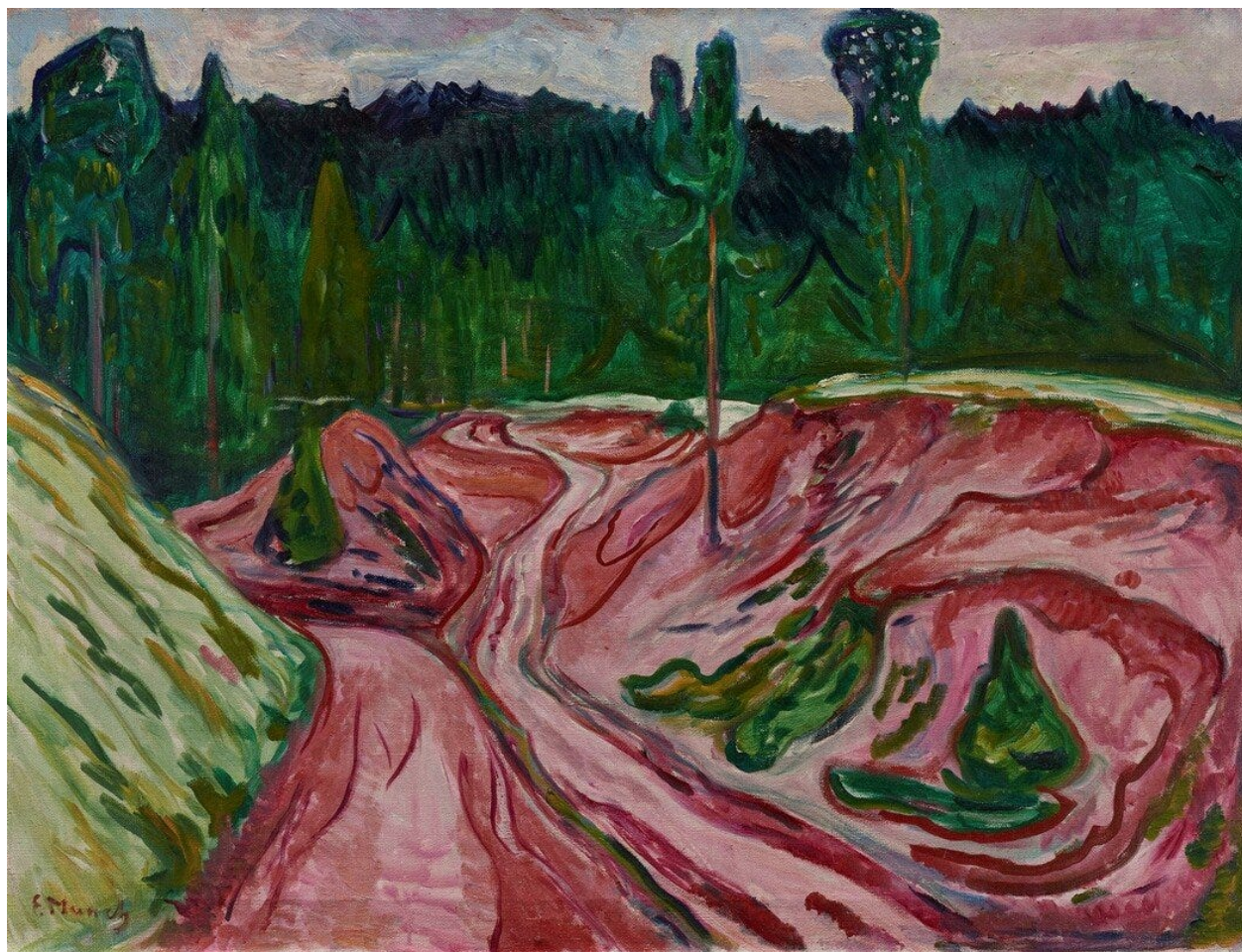
自己的作品被人欣赏是极其美妙的体验。但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它要求你不断复制自己的成功，继续做那些大家都喜欢的事情。

但如果你写作仅仅是为了取悦他人，那么你实际上是在出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到被观众的期望所限制，仿佛你的创作自由被固定化了。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那些即使在我们探索、创造和呈现难以理解的内容时，也能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的朋友。

这些朋友不仅看重我们过去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限制我们的个人成长，而是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正文



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当我主要写口语诗的时候，我常常说，纸上的字并不是诗。这些字更像编程代码。诗是当你把字放在观众的编译器中运行时，字所变成的东西。

我时常强调，诗歌在特定环境中所能引发的强烈情感反应，如房间中的氛围和大厅中可能发生的对话——成年男人的哭泣，对于祖母的思念，或者类似的事情。**哭泣本身就是一首诗。**

当你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写作时，你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构建句子，而是在与读者的关系中挖掘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你试验不同的表达方式，注意人们的反应，进行一些即兴创作，逐渐地，在这种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对话中，你会发现某些超越你个人能力范畴的东西。

英国喜剧演员吉米·卡尔（Jimmy Carr）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就谈到了这一点：

观众是天才。他们立刻就能分辨，这个好笑，那个不好笑，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不行。他们对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发言权，所以你只是在展示东西，然后问：“这样可以吗？这样行吗？”

卡尔说，他每晚会花五分钟时间试讲新笑话，尽管大部分笑话都未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但总有少数几个能够成功引发笑声。

经过一年的这样的尝试和筛选，观众的反应帮助他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去制作一场喜剧专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观众才是喜剧专场中真正的明星，是观众的反应塑造了这些笑话。**

如果你细读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稿，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在台上随机应变，夜复一夜地根据观众的反应来丰富他的演讲内容。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他在华盛顿D.C.的林肯纪念堂对观众说他有一个梦想时，马哈莉亚·杰克逊大声喊道：“告诉他们你的梦想，马丁！”随后他把手中的笔记放到一边，开始即兴发挥，运用了他在前几个月舞台上发展出来的许多意象。

我将这种写作方式视为“共享式”，部分原因是我在博客上的所作所为也是这种风格。我写下的很多内容（包括这篇文章）都是由别人对我提出的问题所启发，而激发我创造性思维的输入往往来自于通过博客结识的人们——他们给我发送的书籍推荐、我所结交的朋友、评论以及批评，这些都迫使我更加深入地思考。

这种共享的写作模式不仅为我带来灵感和支持，也促使我对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反思。

作品是写作过程中生成的社交图谱的结果。

但是，尽管我热爱写作带来的感官互通，但我也开始害怕写作。爱与恐惧：这两种感觉在我心中共存。

这种恐惧听起来很像布莱恩·埃诺（Brian Eno）说的那样：

当然了，被人赞赏自己的作品是极其美妙的体验——实际上，这是唯一真正令人满足的回报，因为它让你觉得“我成功了！我并不孤单！”.....但另一方面，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你不断复制自己的成功，继续做那些我们都喜欢的事情。

我做不到——我没有热情去推进那些对我来说似乎已经很熟悉的项目.....但同时，我又确实因为“抛弃了我的观众”而感到内疚，因为没有去做他们明显想要的那些事。

事实上，我宁愿不要有这种内疚感，所以我避免去了解可能引起这种感觉的任何情况。

这段文字摘自伊诺（Eno）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其中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拒绝加入一个专门研究他作品的群组的经历。

二十出头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会在舞台上朗读我读过的书。我会在书店、剧院、夜总会和教堂。只要有人邀请我，我就会去。这样做了一两年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越来越局限。我开始按照别人的期待来写作。

这并不令人惊讶：每当我勇敢地探索新的方向，表达对我而言真实的感受时，我总能立即感受到观众的强烈反响。我内心会疑惑：“这样做可以吗？”而回答往往是：“不可以。”

我仿佛成了斯金纳实验中的鸽子，每当我写下的内容未能与文学观众产生共鸣时，就像受到电击般感受到刺痛。当我展露一个颤抖、尚未成型的思想时，总有人会在我话未说完时站起身，走出房间。

经过多年的写作和表演，我已经学会了如何避免在创作诗歌时走向可能会让自己在舞台上受伤的区域，而是选择朝着能够引起共鸣的方向前进。

我已经训练自己在创作和表演时更加敏感和谨慎，以避免受到社会的负面评价和惩罚，同时也更加关注如何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赞赏。

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我已经学会如何避开那些可能让我在舞台上受伤的主题和想法，因为我已经训练自己对这些“危险区域”保持警觉。

这种警觉性给我的创作带来了压力，因为我不得不在考虑观众的期望和反应的同时，努力朝着能够引起双方共鸣的方向前进。

我以前常说，写作是一个探索和扩展内心世界的工具。但现在，我并没有这样做。当我心中那个想让我保持真实自我的声音出现时，它开始大声地辱骂我，“你这个懦夫！告诉他们啊——”但我却严厉地打断了它，把它压回了我的内心深处。

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拜访了乔安娜的公寓。我在《寻找爱丽丝》这篇文章中提到的这个夜晚，是我动身前往美国进行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巡回朗读的前三天。以下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我就这样，痴迷了她一年半，这是我们都知悉的事。终于，我被领进了她的卧室，房间里散落着很多书，未完成的画布堆在墙边，我决定现在正是时候向她坦诚我是多么为自己感到羞愧，我的生活是多么失控。

不用审查自己，让自己的思绪自由流动，真是令人欣慰——我越是古怪，“错误”越多，乔安娜的好奇心似乎就越强烈。这和我之前面对的那些观众恰恰相反。

十天后，我坐在沃尔瑟姆一栋公寓外的楼梯上，看着邓肯甜甜圈的空杯子在风中滚过。巡演结束了，我感觉自己像被车撞了一样的疲惫。我记得我坐在那里时，脑子里正在构思一首诗的句子。**滚动的杯子被写进了诗里，我称它们为“被抛弃的尖叫”，但不清楚这个词语的具体含义。反正不是个好词。**

我和乔安娜聊了不到十个小时，我不确定她是否还想再见到我，但我和她聊天时感觉很自由。我和她说的话与我在舞台上说的话之间的距离，让我在巡演的每个夜晚都感到虚伪。

我想在写作中不受约束，我想让我的思想像和她在一起时那样自由发散，但我知道，或者说我觉得我知道，在我为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哪家杂志会允许我去探索我需要探索的东西（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确实开始拒绝我的投稿），我也无法想象观众会喜欢我的想法。

当你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时，你会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坚持自己地位的办法就是自我审查？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接受了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但对我来说，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退出。于是我拒绝了所有的邀请。

之后的七年里，除了乔安娜，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写的东西，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我的选择。当我试图解释我沉默的原因时，朋友们都投来担忧的目光。他们说我“堕落了”。但据我所知，这种社交恐惧的症状是暂时没有解决办法的。

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弄清在没有他人期望的束缚下，自己的思维真正想要去的地方。我必须学会为自己写作，将纸张作为扩展思维的工具。以前在有观众的情况下，我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你写作是为了取悦他人，那么你就是在出卖自己。你正处于被观众固定化的过程中。这也是我内心的恐惧来源。我曾经真的觉得，为观众写作和为自己写作是相互对立的。

但现在的我不再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公共写作与自我写作之间的关系比这更复杂。作者的需求与受众的需求之间往往存在冲突。但也可能存在相互性。观众在某一时刻是对的，在另一时刻就可能是错的。不得不承认，文学世界解放并成就了20岁的我，也扭曲了23岁的我。

但有些观众（比如乔安娜）会鼓励和支持你的个人成长和创造过程，而不是只关注你某个特定版本或者过去的成就。他们对你感兴趣的是你的成长过程，而不是你完美的形象。

这种观众会在你探索、创造和不易理解的时候给予你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只看重你过去的成就。而我说的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写作，也适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工作、学习、社交等等。**有些朋友、社区和雇主会限制你的个人成长，而有些人则会支持你，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尽管我们经常讨论“个人对抗集体”的观念，好像这是世界上不变的规律。但实际上，世界上存在一些团体，它们支持成员展现差异，鼓励成员发展自己独特的个性，而不是单纯强调融入集体。

对我来说，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子是巴亚基矮人歌唱团。

巴亚基矮人因其即兴的复调音乐而著称：首先，有一人唱出旋律，随后其他人加入，即兴演绎出不同的旋律。参与者需要考虑两大要素。首先，他们的演唱必须和整体团体的音乐和谐且相辅相成；他们不能唱出不协调或突出不和谐音间的旋律。但其次，他们也不能重复别人的旋律，因为这样就无法形成和声，整个音乐也就失去了趣味。

在这种团体里，对共鸣的追求同时也是对差异、创新和惊喜的追求。集体为每位歌手提供了和谐的背景，使他们得以展现自己的旋律潜力。个体歌手发挥自己的特色，引入惊喜元素，保持音乐的流动性，他们所贡献的内容为其他人创造同样表现的空间。

这样，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被转化为创造力。这一切成为可能，是因为当音乐变得过于局限，或者某位歌手的表现限制了其他人时，他们可以选择退出演奏。

我意识到一个关键的转变点是，博客写作也遵循类似的原理，至少对我而言，我喜爱的博客世界确实如此。当我回顾两年前我还未拥有“观众”时所写的作品，那些文章似乎不够体现出我的个性。

得益于我通过在线写作找到的核心读者群的期望和支持，我得以展示我的独特之处。我对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更加自在，并且更加珍视我所热爱的领域。

例如，我自己可能不会觉得在斯堪的纳维亚诗歌界的岁月特别有趣，但是当我与Davey和Alex交谈时，我发现我的诗歌经历为我们的对话增加了独特的元素。这就是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

本文由参考答案策展推荐。

「参考答案」是一项为终身学习者打造的内容策展编辑服务，专注分享更具长期价值的内容，希望成为读者的优质信息捕手。

欢迎在小红书/即刻/微信搜索「参考答案Answers」，了解更多内容。

本内容仅供学习交流，非商业使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